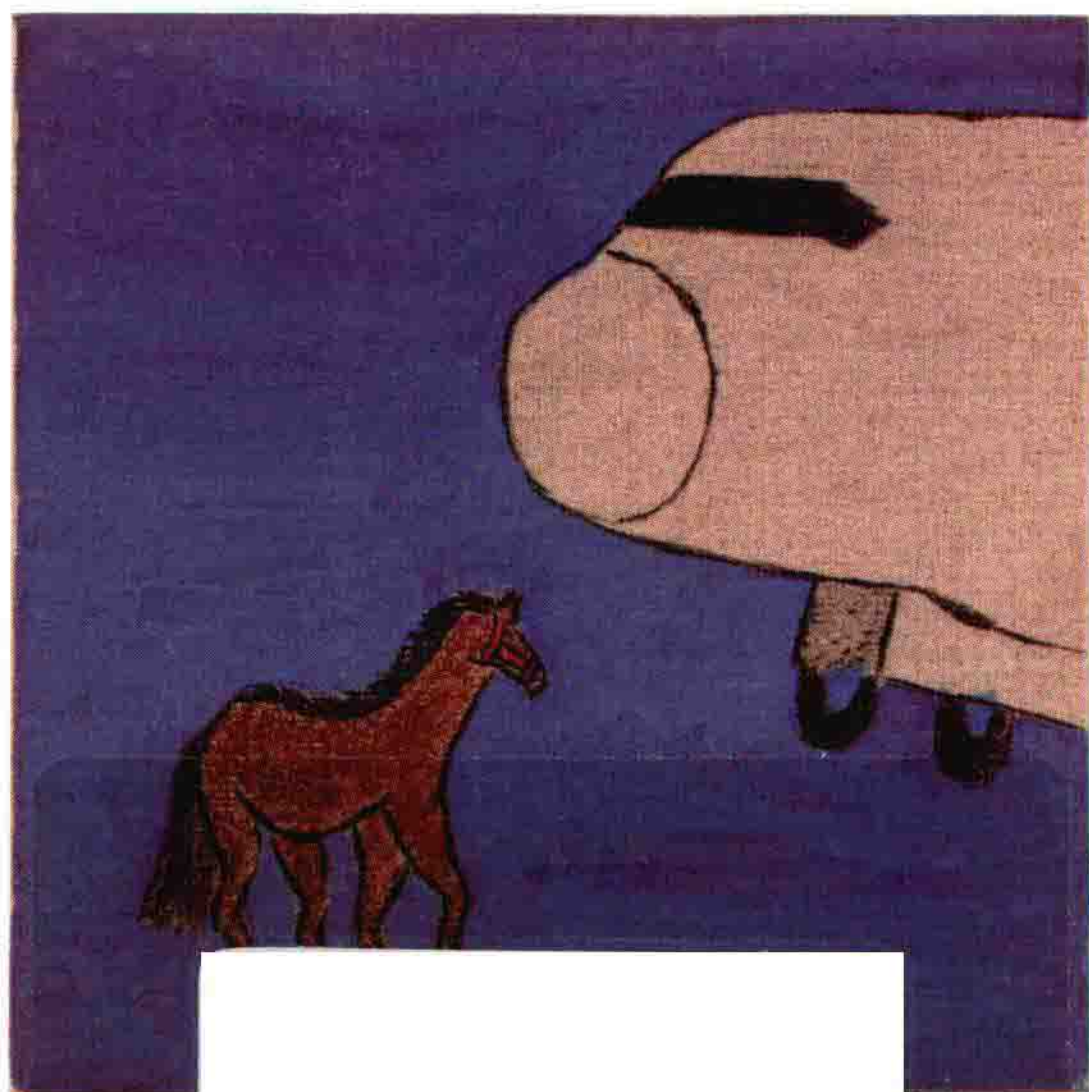


Jean-Philippe Toussaint

让-菲利普·图森



玛丽的真相

李建新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菲利普·图森

玛丽的真相

李建新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的真相 / (比) 图森著; 李建新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1

(图森作品集. 9)

ISBN 978 - 7 - 5404 - 6570 - 4

I. ①玛… II. ①图…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比利时 - 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1325 号

玛丽的真相

著 者: 让 - 菲利普 · 图森

译 者: 李建新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6570 - 4

定 价: 2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玛丽的真相

让-菲利普·图森

玛丽的真相

李建新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PHILIPPE TOUSSAINT
LA VÉRITÉ SUR MARIE

© 200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09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春—夏

I

后来，当我想到那个炎热的夜晚那阴沉的时刻时，我意识到我们，玛丽和我，在同一时刻做了爱，但不是在一起。在那个夜晚的某个时刻——那是当年初次热浪袭来的时候，热浪突然来临，连续三天巴黎地区的温度都在摄氏38°，从未降到摄氏30°以下——玛丽和我在巴黎市区直线距离相隔只有一公里的两个公寓里做爱。显然我们不可能想象得到，在夜色开始降临的时候，在稍晚一些时候，甚至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想不到，因为这纯粹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在那个夜晚会再次相见，在破晓前会在一起，甚至在我们公寓那阴暗而又杂乱不安的过道里会短暂地相抱在一起。根据各种可能，就玛丽回到家里的时间（我们家，或更恰当地说是她家，现在应当说她家，因为差不

多已经有四个月我们不住在一起了)，以及，几乎是同时，我回到我的小两居室的时间（自从我们分手以后，我便在这里安身），但不是一个人，我并非孤身一人——不过我与谁在一起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在这里，可以估计为凌晨一点二十分，顶多一点三十分，在这个时间玛丽和我在这个夜晚的同一时刻在巴黎城里做爱，两人都有些兴奋，昏暗中身体发烫，窗户大打开着却没有一丝风吹进屋里来。空气凝固了，很沉闷，几乎是躁动不安，预示着雷雨将至。沉闷不能使空气凉爽，却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使人更加感到热得难受。当时不到凌晨两点——我知道，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看了时间。但对于夜间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我宁愿谨慎一些为好，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一个男人的命运，或者说是他的死亡，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我甚至从来不大清楚他的姓氏，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姓氏，让－克里斯托夫·德·G。玛丽和他在晚餐后回到了拉维耶尔街的公寓，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巴黎一起过夜。他们是一月份在东京品川区当代艺术空间举行的玛丽的展览开幕式上相遇的。

当他们回到拉维耶尔街公寓里的时候，刚刚过了午夜。玛丽去厨房拿了一瓶渣酿白兰地，然后他们在卧室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枕头和靠垫的床脚前坐了下来，双腿随意地伸展在地板上。阴暗而又凝固了的炎热，笼罩着拉维耶尔街的这套公寓，公寓的百叶窗自前一日以来就关闭着，为了将酷热挡在室外。玛丽打开了窗户，坐在昏暗中斟着渣酿白兰地。她看着酒汁经过酒瓶那狭窄的镀银计量塞慢慢地流进酒杯，马上就感到一股渣酿白兰地的芳香涌上了头顶，甚至在舌头体验到它之前心灵就已经品尝到了它的味道，这个味道蛰伏在她身上已经有好几个夏季了。渣酿白兰地的这种芳香而又近乎甜烧酒一样的味道，使她联想到了厄尔巴岛，这个岛屿刚刚出其不意地突然重新浮现在她的意识中。她闭上了双眼，喝了一口，俯身拥吻让-克里斯托夫·德·G，双唇温热，舌头上的渣酿白兰地使她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凉爽。

几个月以前，玛丽在她的手提电脑上完全违法地拷贝了一个可以远程加载音乐作品的软件。玛丽，如果有人告诉她，她的做法在性质上是违法的，她会十分惊奇自己竟然对此全然不知，玛丽，我可爱的盗版者，她还以极高的

价钱聘请了多个商务和法学的国际律师来打击在亚洲出现的仿冒伪造她的品牌的行径呢。玛丽站了起来，穿过昏暗的房间到她的手提电脑上下载一段轻柔的舞曲。她找到了一首她喜欢的流传已久的慢狐步舞曲，拙劣而又颓丧（我们恐怕有着同样的癖好），然后她开始在卧室里独自一人跳起舞来，一边敞开衬衫，光着脚折回到床边，双臂就像蜿蜒的蛇一样在空中即兴表演阿拉伯式迎风展翅。她走去挨着让-克里斯托夫·德·G重又坐下，他温情地将手伸到她的衬衫下面。但玛丽突然挺胸，以一种暧昧的恼怒举动将他推开，这个动作可以被看作是因感觉到他那温热的手触碰到她那裸露的皮肤时感到厌烦而做出的一种简单的“别碰我”的表示。她太热了，玛丽太热了，她热得要命，她觉得身上发黏，她在流汗，她的皮肤黏腻，在房间里那不流通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她感到呼吸困难。她一阵风似的离开了房间，从客厅里拿了一台带有金属网格的电风扇回来，把它接通放在床脚前，并立即将它开至最大档。电风扇开始转了起来，慢慢地，叶片迅速地达到其最佳运转节奏，在空中大声地输送出一阵阵旋风，风拍打着他们的脸庞，使他们的头发在眼前飞舞，他不得不努力抓住一绺在他额前飞来飞去的短发，而她，则任头发

飞舞，脑袋低垂，自得地将头发交予旋风，这使得她披头散发像个疯子，或像美杜莎。玛丽，她那喜欢任窗户开着、任抽屉开着、任箱子开着的癖好，她那喜欢杂乱无章、屋子凌乱不堪、东西乱七八糟、光线昏暗混杂、纷乱繁忙不已、空气流动变幻以及狂风阵阵的癖好，让人筋疲力尽。

最后他们脱了衣服，在昏暗中互相搂抱在一起。玛丽在床脚下不再动弹，她在让-克里斯托夫·德·G的怀中睡着了。电风扇在卧室里没精打采地转动着，搅拌出一股温热的风，与夜里那预示着雷雨将至的空气交织在一起。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已经启动了屏幕保护的手提电脑发出微蓝的幽光。让-克里斯托夫·德·G轻轻地放开了玛丽，费劲地，借助于手，试了两次，才站了起来。他光着身子，悄然无声地向前移动，地板却在劈啪作响。他来到窗前，开始从窗户向外观望街道。巴黎已经热得麻木了。已近凌晨一点了，温度大概还在摄氏30°。远处，一家看不见的酒吧还在营业，夜深了，仍听得见那里传来的阵阵喧闹声。在路灯的光晕中几辆汽车驶过，一个行人穿过街道朝胜利广场走去。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正对着公寓，矗立着法兰西银行大楼那庞

大肃穆的黑影。沉重的青铜大门紧闭着，四周的一切全都一动不动，一阵不祥的预感这时在让-克里斯托夫·德·G心里闪过，他感到某个悲剧性的事件即将在这个宁静的预示着雷雨将至的夜里发生，他感到，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成为一桩暴力、昏迷和死亡事件的见证人，警报器将会在法兰西银行的围墙内响起，而下面的街道，将会成为上演追踪、喊叫、碰撞、车门砰砰作响和射击的舞台，马路会在突然之间挤满了警车，充满了旋转灯，在夜空中盘旋着的旋转灯会将建筑物的墙面照得雪亮。

让-克里斯托夫·德·G光着身子站在拉维耶尔街公寓的窗前，他看着夜空，任这种模模糊糊的不安挤压着他的胸膛。这时他看到远处天空中一道闪电，一阵短暂的狂风吹拂着他的脸庞和上身。他注意到天际边天空完全黑了下来，不是那种夏季夜空透明而又微蓝的黑，而是一种浓厚的、可怕的、不透光的黑。大片大片的雷雨云逼近了街区，它们在天空中毫不留情地移动着，前去遮盖残存在法兰西银行大楼上空最后一点儿明净的夜空。远处又有一道闪电，靠近塞纳河，朝着卢浮宫的方向，寂静无声，奇特，带有斑纹，预告性的，既无霹雳也无隆隆的雷鸣，一道长长的水平电光将天空